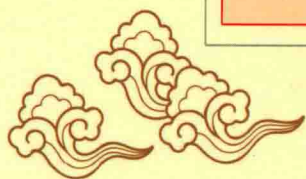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明文

安家琪 刘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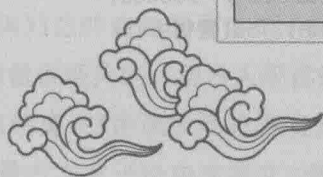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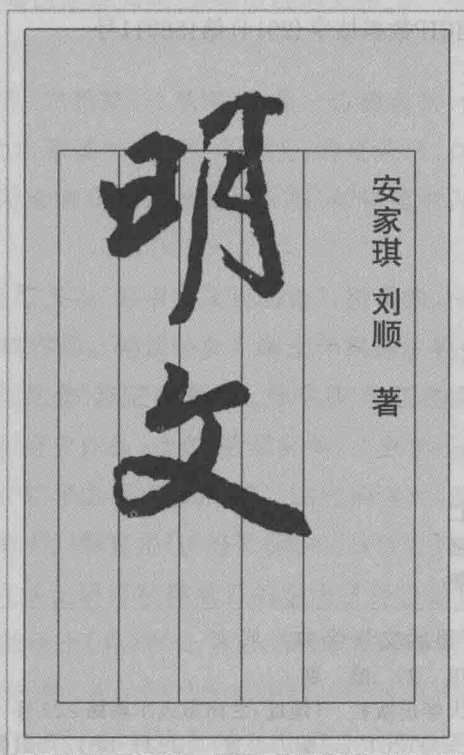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明文 / 安家琪, 刘顺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11-04505-0

I. ①故… II. ①安… ②刘…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欣赏—中国—明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311号

策划编辑 张 仁
责任编辑 李 丽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明文
作 者	安家琪 刘 顺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65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505-0
定 价	22.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学海无涯乐作舟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序言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新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收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由于经典之作要历时



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曰“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见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诲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成、安旗、詹瑛所撰编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



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千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切。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利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紫鱼繁，露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衷。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注解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鉴赏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姬传》、《姚平仲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里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祐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



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祐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自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一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曰: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增枣庄先生《嘉祐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臣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释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明
文

• 007 •

庆振轩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兰州



目 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

——如烟往事 / 001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汤显祖《与岳石梁》 / 002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归有光《项脊轩志》 / 008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徐渭《自为墓志铭》 / 017

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朗

——唐寅《与文征明书》 / 027

夜来有梦登归路

——寻访故园 / 035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唐寅《爱溪记》 / 036



明
文

• 001 •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唐寅《中州览胜序》/042

千里游宦为底事，每年风景属他乡

——王守仁《瘞旅文》/048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屠隆《在京与友人》/054

高视浮云任往来

——独抒性灵/061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陈继儒《侠林序》/062

曲肱自得宣尼趣，陋巷何嫌颜子贫

——陈继儒《颜子身讽》/069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吴从先《赏心乐事五则》/075

不随天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

——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081

绿满窗前草不除，瑶琴一曲来薰风

——桑悦《独坐轩记》/088

一任闲往闲来，笑杀世人局促

——高攀龙《可楼记》/100

只缘身在此山中

——见微知著/106

金玉其外徒虚誉，败絮其中丧笃实

——刘基《卖柑者言》/107

得志猖狂终自误，妇人之仁亦可怜

——马中锡《中山狼传》/113

大巧若拙方为智，繁华落尽始见真

——袁宏道《拙效传》/120

天网恢恢疏不漏，端已直行方为道

——方孝孺《越巫》/125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苏伯衡《志杀虎》/130



梦中说梦两重虚

——遗民浅唱 / 136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黄宗羲《柳敬亭传》 / 137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夏完淳《狱中上母书》 / 143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张岱《自为墓志铭》 / 150

三生石上旧精魂，此身虽异性长存

——张岱《西湖梦寻序》 / 155



明文

此情可待成追忆

——如烟往事

1368年,朱元璋于应天府(南京)称帝,国祚276年的大明王朝,大幕初启,汉人重新成为华夏历史进程的主导者。虽然,相较于两宋文明的璀璨光华,朱明王朝实有不逮,但亦足有胜之者,今日文史研究多有言及的“性灵”文字即可为一端。在文字的世界中,明代文士精心构筑着内心的一方世界,无论是“明日隔山岳”的河梁送别、“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时迈如电,抑或是“访旧半为鬼”的阴阳异路、“情之所至,可生可死”的两情相许,明人均能自出机杼、别开生面,成就一段幽艳冷香、摇荡生情之文字。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汤显祖《与岳石梁》



汤显祖(1550—1616)

岳石梁，名和声，字石梁，嘉兴（今属浙江）人。曾出守庆远（治所在宜山），擢惠潮道（惠州、潮州，今属广东省）参政，改补九江，官至蓟辽巡抚，著有《餐薇子集》。岳石梁与其兄岳元声（字石帆）均为汤显祖挚友。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以“临川四梦”名著于世。出身书香世家，为人耿直，一生仕宦坎坷。《与岳石梁》文当作于汤显祖罢官归家之时，文中所传达出二人数十载之情谊，沉郁深切：

石梁过我，风雨黯然，酒频温而易寒，烛累明而似暗。二十余年昆弟道义骨肉之爱，半宵倾尽。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险而汔济，两岸相看，三顾而别。知九月当更尽龙沙之概。见石梁如见石帆，终不能了我石帆之愿也。

虽然只有短短近百字，但这些说出的，却无一不指向那些满载情感却未曾说出，亦不知从何说起的沉重话语。或许，汤显祖想说：自与石梁兄台阔别，彼此间惺惺相惜、互相挂牵之念，连无情之造化自然亦为之动容；故而，昔日相聚时如许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如今却变成眼下风雨如晦的花果飘零。二十年来，我无时不企盼着重逢之日，即便深知自己乃耽于幻想而过于迂阔，但我仍旧频频添酒回灯，精心布置着想象中有朝一日彼此重逢的场景，孜孜执守着心中的这份期待；哪怕，它终究亦会如风雨过后的落红满径。看来，真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二十余载的期待，于此刻终化而为真。石梁探我之日，同样的风雨黯



然,同样的添酒回灯,只是,眼下之景却非老杜与郑虔“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之静谧温暖,而是如“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之淡淡的怅然。重聚的温情之中,总是暗含几分人生的悲凉与怆然,在老友间交杯错盏的暂时欢乐之际不定时地袭来;因为离别,因为人生的失意,因为对一己生命无法把握与操纵的体悟。汤显祖与友人难以抛却这些人生在世的生存体验、这些生命轨迹中的节点印痕。于是,“酒频温而易寒,烛累明而似暗”,重聚之日,风雨黯然,阴冷的天气使得频频所温之酒如此轻易地变凉,而接连不断地燃烛亦无法遣散天气之阴晦。你我二人在漫长阔别后的重逢之时再叙二十余载的兄弟骨肉之情,不知不觉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眼下的宴席与杯中之酒。温而复温之酒转凉,支复一支的燃烛转暗。但再暖的酒,也无法消融你我内心深处的某些冰痕;再明的烛光,也无法驱散彼此记忆中的某些阴霾。



马远《踏歌图》

简单的两句话,却传达出如此丰富,可供读者去不断发掘与体味的兴发之感、言外之意,确乎妙哉!

接下来,汤显祖说道:次日,你辞别我远行。我送你至岸边,水急流湍,路险途遥。你的行舟已渐行渐远,但我们彼此仍隔岸遥相望。我频频回首,直至你的背影逐渐融化于渺远的水天相连中。我知道,你九月又要动身。虽然我见到石梁兄,多少可以宽慰我对石帆兄的思念;但我欲与之“兴



杜甫(712—770)



明文

酣更抵掌，乐极同启齿”之夙愿，却至今未圆，而尚以之为憾矣！而人生，又能有多少个重逢呢？沧海桑田的变化于不知不觉中销蚀着你我的生命。

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一诗中写道：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人生在世，往往为生计奔波操劳而身不由己，对一己之生存方式难以真正把握与掌控；因此，生命中最重要两类情感——亲情与友情，对于长期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便弥足珍贵。但悖论在于，这些能够给予个体独自在世以力量与希冀的情感，却常因人生各自的天涯海角、南北东西的分散而散落于各个角落，“团聚”经常是一种想象中的奢侈。因此，杜甫说，人生中的挚友，动辄如天空中的参、商二星（参星居于西方酉位，约下午五点至七点出现；商星居于东方卯位，约上午五点到七点出现），一出一没，永难相见。今晚何以如此幸运，竟然能与你挑灯共叙衷情？少壮能几时？岁月催人老，不觉间你我已是鬓发苍苍。谈到故友，大半已逝，忽然发现，你我尚存血肉之躯，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你我应当为此而感到庆幸吗？还是，有着“故人”与“故事”的那个时代，已然成为过往，而你我只当是当下这个世界中不合时宜的被抛者？此邪彼邪，孰能知乎！子美写在诗中的这些话，亦正乃临川在《与岳石梁》中想要说却无从说起的。汤显祖于万历五年（1577年）、万历八年（1580年）两次会试中，均因不附当朝首辅张居正而名落孙山。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许以翰林的地位拉临川入幕，汤氏又因前由而榜上无名。三十四岁时，汤显祖考中进士，坎坷仕途自此开始。从北京礼观政到南京太常寺博士，汤显祖的官职形同虚设。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上《论辅臣科臣疏》，针砭时弊，言辞犀利。神宗大怒，贬其为徐闻县（今属雷州半岛）典史。一年后内迁浙江遂昌知县。期间，因擅放狱囚而为政敌弹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因朝廷派人入遂昌“调查”，愤而辞职归乡。临川宦海沉浮的

